

四  
書  
輯  
釋

論語卷之十二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四章

**通**

熊永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當君大

言五章。各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

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

**通**

復勝其私物欲。盡是曰克己。善反其初。天理流行。是曰復。

人。不無待

克勝也。

語錄聖人下箇克字。譬如孤軍卒遇強

於禁止。

死向是盡力舍己謂身之私欲也語錄問已秋有三氣質之  
也人我思克之類三也孰是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看下  
文非礼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鼻  
之欲皆因己而復反也輔氏曰反歸歸也如禮者天理之節  
有故謂之私己而復反也行者之反歸於家也禮者天理之節  
文也胡氏謂儀章脉理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  
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  
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有孔  
專言者有偏言者某敬辨讓編言之禮也復禮爲仁專言之  
禮也克己復禮則天理流行而仁在是專言之禮仁在其  
矣○語錄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實處只說理却  
空去了這箇禮是那理無形影故作此孔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  
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事君臣底節文有父子便  
有事父底節文付他莫不皆然○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  
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  
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  
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復禮克己得那二分人發去便復得這  
一分天理來克己得那二分底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克  
己便要復禮但克己而不復禮則隨於空寂矣然人只有天  
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欲即無不爲天理又不爲人  
欲底且如立如齊是天理踐倚是人欲克去踐倚而未離人

奇即是克得未盡却不足未能知齊之時不係人欲也須與  
心之全體莫將邪去能復禮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  
復全則言禮而非仁在其中皆以天理爲言則仁即禮禮即仁  
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天理者以視聽言動之屬  
乎事也復歸於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通曰集註始言仁  
者本心之全體至此則本心之德復全此一歸猶與也又言  
全字印是本來全字不過能復其本然者方歸猶與也  
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  
至大也其事速以一日言至大以天下言○語錄克己復禮則  
天下以仁爲事皆是一日之言至大以天下言○語錄克己復禮則  
固非我之所急值言其效必至於此只是有此理人稱不稱  
云稱其仁是此急得實揚氏以爲皆在吾之雙內謂見吾  
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聞於其中說得無形影與呂氏洞然  
入義皆在我闢同意○蔡氏模曰天下之太人人皆稟受此  
仁我實能克復爲仁即此仁便與天下之人人都湊得着所以  
天下皆以又言爲仁由已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  
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  
仁不可勝平用矣而克之以下五句乃朱子補本文之意  
於此而無所留難則私欲方淨盡而天理自然流行矣須臾

宋澤字源民者無一毫不克之謂也○語錄今日克復是少  
日事明日克復是明日事克已復禮皆幾多工夫去須日日  
用工○爲仁由已這都是自用着力○幾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  
後使群然足天地生物之心○幾氏曰一日之語見於論語  
者二一日用力於仁指其用力之功而言也一日之語見於論語  
指其成力之日而言也何以其用力之功而言也一日之語見於論語  
失而後述之謂此皆用力而成功者故上文以此爲仁而下  
文許以天下歸仁以成功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  
言動用力之所用力耶曰爲仁由己用力之也然則欲克己而復禮  
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  
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  
下歸仁○語錄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仁○語錄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仁  
以天下歸仁○語錄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仁○語錄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仁  
天下皆與仁○語錄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仁○語錄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仁  
不害其爲事皆仁雖不克一日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語錄問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仁  
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語錄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  
之偏是性○語錄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  
以足之○語錄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  
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語錄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  
好如氣質而忘其難故云然○語錄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

不同如氣質剛強人則則剛柔多而處事必失之太柔須先執剛而後柔  
人則則柔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柔多而處事必失之太剛  
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問顏子問仁云雖無邪心苟  
曰有克己復禮工夫方始做得四代禮祭底事。論語同  
周禮語錄克己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禮曰  
私尔呂氏極口稱揚遂以爲已既不放物我並觀則天下之  
大莫不皆在吾仁中孰得來無他大板人皆喜其快然不知  
未是如此問去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只是  
自脩之事未說着外面在曰須是慈地思之。初無吝驕作  
我蠢賊只說得克己  
一邊却不道復禮處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敢請事斯語矣

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界謂二

已判然矣故不復反扶又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復禮之

際非禮者已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

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去禮而日用之

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錄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

禮來使禁止之使克去。或問禮之言動之間所當爲者皆  
孔也。所不當爲者皆非孔也。其非孔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已  
之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出而接於外也。內外交進  
爲仁之方。爲天理所以用力。其端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自  
是而後。則爲天理。自是而後。則爲天理。自是而後。則爲天理。  
身之主則將爲三軍之主。故集註與緊解此一字。蓋心爲一  
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先師曰。非禮者  
視之。言動皆合天理之公。非禮勿視。聽言動皆合天理之公。  
理之流行而事如專事之。事字上。事字是用力。用字非天  
仁在其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史記曹參傳。請事斯語。  
云。惟事二。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史記曹參傳。請事斯語。  
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史記曹參傳。請事斯語。  
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乎之。故直以爲己任而  
不疑也。語錄問顏子也。位有甚非孔也。何待下此。四勿工夫。  
子克已。如紅盤上一點雪。韓氏曰。如吾與國言。然日回於  
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曰。多言。論語。吾與國言。然日回於  
勿正是爲之。以禮又曰。顏子所克之已私。只○程子曰。顏淵  
是幾。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程子曰。顏淵  
問克已。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也。語錄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推本觀聽言動四

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方是說做工夫，與全是自外而內，自業

流根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工夫，與全是自外而內，自業

在內。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長進之意。後之學聖人者，

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者本虛，應物無

迹。操平之有要，視爲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者事物，能無

滯。此心者，本然者也。華氏曰：目者一身之昭，無所窒，則用無所

之。靈心者，本然者也。華氏曰：目者一身之昭，無所窒，則用無所

中則遷。語錄：人是不動，聽言動視，最先爲準。則心蔽交於前，其

之謂也。物欲之蔽，於前則心體遂之而遷矣。天理之制，於外

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則無

誠矣。非氏曰：克己復禮，吾目虎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

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其聽箴曰：人有秉  
則欲淨，其衷懷一，其自無所容，其力矣。先語錄四者：惟視、爲、切、所以  
鼻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先言視，而視箴爲切，所以  
於聽也。○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  
使觸了，不可有要覩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  
有聽之之心。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  
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難得外面言語來誘之，纔所以  
就性上說。○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言語來誘之，纔所以  
氣之感，而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陳氏曰：知指形  
被我一，而無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語錄  
將言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裏來，所  
以云：邪存誠，閑邪存誠，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裏來，所  
邪存誠，閑邪存誠，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裏來，所  
前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向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心則通，耳在  
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於外，其中心則通，耳在  
目之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明，在內故惟在  
內者，知止有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  
定乃可。○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  
靜事，故傳曰：躁屬氣，妄屬欲，不爲氣所動，故熱不爲欲所分。  
閨費知是樞機與戎出好去吉凶榮辱惟其所召之閨費知是樞機與戎出好去吉凶榮辱惟其所召之

紫在撫琴之張弛所繫在操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

而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撫撫也○書曰予口出如流紫氏

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傷易去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

反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欵哉○言衛緊切要損是不躁方始

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就如何去獲物下云則是撫機與

或出好四句是說謹言低道理下四句如說四項是撫機與

則誣傷墳則支已肆則物忤則支已肆則物忤則支已肆則物忤

痛從頭起至吉凶禁辱准其物忤則支已肆則物忤則支已肆

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陳氏曰易者輕

快之謂躁則傷於易矣○蔡氏曰易者輕之謂躁則傷於易矣

數之謂躁則傷於易矣○蔡氏曰易者輕之謂躁則傷於易矣

躁而不靜也○蔡氏曰易者輕之謂躁則傷於易矣

○通曰易者輕之謂躁則傷於易矣

子以爲是四項病而諸家其動箴曰哲人知幾下平聲誠之於

思志士勵行去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語曰人志

○陳氏曰結上文二一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理之公則情

無微於中故格遂入欲造反到次克念戰兢自持陳子曰雖  
之私則易陷於下故造反到次克念戰兢自持陳子曰雖  
恐懼此謂守之於爲則其通養之功密矣常習與性成聖賢  
同帝而書曰茲乃不義育與性成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  
也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性之性不同天  
性之也謂志上之性言也一竟南禁氏曰聖性之也謂善入賢  
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此一也故曰同歸○徽庵程氏曰物  
或蔽於欲之內萌清濁於言動俾此仁之全性湛然清明無一毫之  
動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中見非視聞非聽見聞非動視聽爲  
不以勿爲心也黃氏謂勿指心而言非孔勿視勿聽成此  
以存養也倪則之於外以安其內又問邵存誠之語可見所  
以防其刻入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孔雖甚纖而在外獨其  
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之全體湛然清靜矣非孔  
勿言勿動謹獨以研幾也顧人心之易動禁防濫度及蔽之於  
思守之於爲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出而接於外也念慮  
之非孔雖甚纖而在內明於內者不能自己解警省於言動  
則此仁之大用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  
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  
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顏淵曰非謂子之明賢則雖告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說  
必不能信矣夫理人欲所由動之幾而遂請其條目非顏子之  
剛毅則雖告以爲仁由己與四勿之說必不能發勇於此  
而遂以仁爲己任此夫子所以獨以是告顏子而他弟子不  
與焉○張氏曰非至明不能察其幾是言其致察於非字非  
至健不能致其決是言其用功於勿字○顏氏曰視聽言動  
四者橫渠東銘只云聽言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  
只是一件詳畧不同何也蓋詳言言之是聞約言之只二件  
所謂言行君子之極是也蓋詳言是言聽動也約言是行又  
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  
身之動故中庸只說非禮不動一句聖賢之言  
有詳有約顏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

仁

顏淵問仁。

爲仁由己而不由人。

其幾在哉而無難

非禮勿視聽言動而請事

李之服禮是而弗失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待已

民二句出門使

恕以及物

句解不

欲勿

則私意無所

容而心德全矣

敬以待已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此是公理流行而心德全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矣內外無然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

上章天下歸仁是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

中去聲禮故云然蓋欲見其貌如此而心中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唯謹獨便

是守之法又恐人外貌如此而心中不如此必於一念萌

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

曰此儼若思時也曲禮曰儼若思有諸中而後見形句於外

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觀其

敬則其靜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此程子推夫

張氏曰平日之慈養一於敬則出門使民之際皆此心也

誠氏曰心廣體胖思慮中孔特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力却在

所不覺而已蓋人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川功之要又曰平

時則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如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時有敬

則只是敬謹出門使民時尤如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時有敬

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

而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

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已之可克矣語錄乾道

為坤道靜重而待守則夫子告三子氣家各有所發。仲弓  
 資質溫潤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則其果決知天旋地轉  
 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則與天地同其大惟莊子以持養  
 之謂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子以持養之謂子則明得  
 業之君仲弓為今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這  
 病發想仲道是服藥則漸漸消磨了這病持敬行恕私意  
 消着力法克己復禮然則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  
 青天。出處為難。仲弓曰聖賢氣象便會得。馬氏曰左傳云仲  
 處最難。認氣則曰坑聖賢氣象便會得。馬氏曰左傳云仲  
 尼曰古語有之曰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惟顏子可以  
 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亦古有此語  
 唯仲弓可以語之。蔡氏曰以效言之所有不同顏子底便  
 可天下歸仁其德盛而德仲弓底只可那家無然其德然而緩

仲弓問仁。

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  
 已所勿欲勿施於人  
 在邦在家無怨



仁之道自備  
 仁之效可考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

式亮

進

徒回

之弟子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

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去

下發蓋其德之一端也

語錄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孝者則當自謹言始以難有此訥如今人輕

易言語是德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訥是持守得

那心旋後發出來自是有德助於心裏也○此心不

被便有得道理在此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

通曰事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夫子以年多言而躁

日德之一端亦不獨四勿中之一也

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

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訥

閉之而不出也

言仁以心存爲本心存則言不易心存則楊

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

牛之易其言可知

來便知要說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爲之難故自不

敢輕言也仁之人必常如臨無相以都不見這事理之大

來大事便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或問爲之難者不仁

之難爲而後難於言也且無不謂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

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爲不可易矣豈其然乎

去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

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

卿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

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

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

致思焉

一門言謂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此是隨處有

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

意終身爲此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於此

去始而簡去終而靜則心無所放而言每  
辭其出入處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求矣

司馬牛問仁。

以是之而

有所忍而不易發

皆心德之自然

以是之而

有所存而不苟動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難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以此

馬氏曰：內憂其  
外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

扶大音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

扶又

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

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

悉并反

不疚而自無憂懼來可

遽以爲易

法

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

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

上排遣之也

語錄牛

來○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病則心廣體

則何憂懼之有。輔氏曰：牛之再問，雖曰方於言，然足必發聖人未及之蘊，使吾德少有疵，則不從憂懼憂懼，氣象森索也。內省不疚，而何憂懼與？子集義生浩然之氣，竹不愧竹，不

司馬牛問君子。

以其所以然也。

所爲無愧，自不憂不懼。

以其所以然也。

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桓之難，奔衛，遂奔齊。或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

桓之難，奔衛，遂奔齊。或問：牛無令兄弟，何也？曰：以傳考之。牛所以憂此。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

但當順受而已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歸於人皆欲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

其實一而已○韓氏曰順謂不逆受謂不拒只此二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聞

夫斷反

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

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而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

辭害意可也

韓氏曰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兩其

聽乎天而不入乎人矣○韓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

失爲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無失○先師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

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失矣○先師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

在天恭則恭而無失矣○先師曰死生富貴惟當聽其

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下一如字○胡氏曰子夏四

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

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

去聲明子夏喪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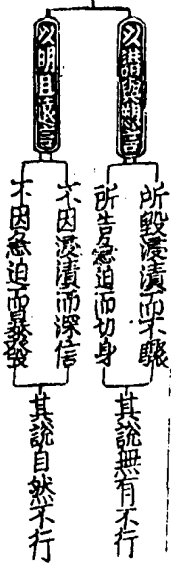


落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如字又漬與不驟也諸毀人之行  
去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剥床以膚切近  
災者也易剝之六四剥床以膚切近災也愬愬已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  
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愬者急迫而切身則  
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語錄諸是諸人是不能入他類是閑  
言令語掉放和重說交來不齊愬是切已底事繼說得緩  
慢人便不將做事與人是說得緊切要急然間觸動他如被人  
罵便說被人打波人打便說被人浸以漸故游揚以此不足以為  
浸潤也已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  
見其心之明謂明而不蔽於近矣謂遠此亦必因子張之失  
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所界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  
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  
故浸潤之謂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

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蘇氏曰諸想之言當行於偏暗而  
也明且遠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鏡氏曰浸  
觀者其來舒緩實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竟急  
則不暇詳一要竟一要詳竟與詳是兩事集註以察字包之  
因子張之失而告之其失果在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  
是簡易疑易信底人易疑主諸易信主想○輔氏曰子張爲  
人好高易於事必忽略而欠緝密故因問明想幸二事詳告之  
○鄭氏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諸想者  
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使僻側想入人以誣  
不察也

子張問明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者慮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之矣。以敏言之。民所以信之之本。則孔子未及。所以朱子  
推本而以其言行之言之。如施信於民。與國人。六人上於信。皆是  
也。只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信也。  
之矣。非謂止足食足。食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去上声下同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

立。語錄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

則則臣奔其若不若死之爲安。文集安字故寧死而不失信。

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皆

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

曰。非子貢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

不能如此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其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

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其食所得而先也  
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可棄也  
語錄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因做三  
項事說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或問制而什伍時  
勸使民有常產而不知其時則倉廩實而足食矣比什伍時  
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兵之可去向  
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兵之可去向  
得自食足而民信則民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兵之可去向  
食之可去何也曰以厚言之則食爲先以聖言之則信爲重  
蓋死生常理人所必不免者若民無信則失所以爲民者而  
無以立乎天地間是以必有以食民無信則失所以爲民者而  
尊君親上之心則其政之所以得民心而善民俗者可得而  
言矣○齊氏曰古者藏兵於農非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  
之積九年耕有三歲之蓄食非不足也孔子謂足食足兵  
亦後世富強之術教民七年而食足兵足矣孔子謂足食足兵  
亦後世富強之術教民七年而食足兵足矣孔子謂足食足兵  
馬也夫率是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所以足兵也民信之矣  
信其有養有教使我勇且知方而真可以敵王所侮也  
祭反慈也敵王所侮則字出左傳雖曰三者其實只是一  
問而孔子曰去兵非去食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不  
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守於民則雖死無憾也

刀以飢寒去也。然則亦非去食也。言其不可以無忍。交義  
 結之素。爾。○黃氏曰。夫子初答。為政之先後也。辭。問。復。告。義  
 聖之輕重也。所謂民信。信至也。而後民有以全其信也。非謂至  
 是而後方施信於民也。然則教民以信。其可一日緩乎。○饒  
 氏曰。去食。去兵。是變之道。如忽於水旱之餘。食有不繼。俾  
 然。越難之來。防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兵  
 食不足。三者俱全。事之常二者。有可去。變事之變。蓋只食外  
 物。容有時。而可無信。是本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通曰。集  
 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是處常而不  
 失信。末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是處變而不失信。

子貢問政。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為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驪本質是意然言出於古則駟馬不

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馮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非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大羊之鞞

鞞皮去其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

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

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

其文則質也毛警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大羊可辨文質

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大羊之

貴哉君子小人之賢否不可辨矣

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

反胥失之矣

魏氏曰此章當作二條在子成之意則以為文質相去

集註則謂質爲本文而飾有長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

存其質則謂飾爲本文而飾有長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

無所重輕故集註謂飾爲本文而飾有長質子貢之意則以為文質相等

言固失之然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則野文

亦豈所以論君子以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文

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弊矣

文質之辨

文質之辨

質而已矣

何以文爲

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

文質之辨

文質之辨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之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曰稱名者無人對君之詞  
孔子嘗爲大夫故止於此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井之人通力

合作計畝均收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均也之訓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

一故謂之徹註同溝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爲國章  
語錄徹是八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曰

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注同  
春秋宣公十五年  
初

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注同  
春秋宣公十五年  
初



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

費出無經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也雖徹而不足則上下困又惡乎知蓋徹之當務而不爲乎

國用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

不在

百姓不足君孰與不足

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加賦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進

以爲或古有是言以爲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

爲入道之門戶也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能徙義

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心義並進德之所

以日積而益高也○語錄主忠信是日新如上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

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爲未足明日見得今日未

入是處便從不是處高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

而欲其生死則感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能自注而一生二死交戰於會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  
此則與無所益於彼也○不謂之或乎○張氏曰推此一  
端則乃發之而致者皆感也○此即所謂解也○齊氏曰  
崇德萬行辨惑焉知○先師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  
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哉義以爲德之  
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况欲  
人生死又惑之易辨者哉

# 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  
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  
也程子曰此鎖鑰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  
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  
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曰誠善主忠信之事無懈也○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  
之事堂堂難言並爲仁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

崇德辨惑

以誠善言

主忠信

此所謂崇德

以誠善言

辨義

以誠於私言

既欲生又欲死

非所以辨惑



如在山海不加費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言公重  
賦穀公與之諸市屢我顯貴痛刑足者屢也申足者多故歸  
義遇國之諸市屢我顯貴痛刑足者屢也申足者多故歸  
氏人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得之  
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數曰美哉室其誰有  
乎景公自以德不能久有國故數也晏子曰改門何謂也公  
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  
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舉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  
季敫焉陳氏區釜鐘之舉其取之民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  
不交用民也曰公曰是可知若何對曰禮若少隋陳氏而不亡則  
不交用民也曰公曰是可知若何對曰禮若少隋陳氏而不亡則  
不能交吾金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曰善哉我景公又多內嬖  
音而不立太子通鑑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  
荼嬰諸子庶公子也齊嬰以爲長矣未成未冠也諸子皆  
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矣未成未冠也諸子皆  
子間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矣未成未冠也諸子皆  
微立荼而未幾故以此言塞大夫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意  
昭子各張立荼實群公子於萊萊大夫請公疾使國惠子各  
子嘉公子詢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皆景公公子  
在萊者六年八月陳僖子荼於駟不至殺諸野帝之下其君  
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藥  
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

君篡國之禍補遺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

之其粟予氏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

者衆心本陳氏改爲田氏宗族益強而景公太子死後有寵

景公卒兩相相國高立茶是爲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齊田乞

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相晏孺子殺之立也陽生奔齊田乞

殺與大夫以兵入公室及高昭子殺之惠子奔齊晏孺子奔

乃使人殺孺子茶陽生至齊遂立陽生爲齊侯四年田乞之

爲田成子殺孺子茶陽生至齊遂立陽生爲齊侯四年田乞之

簡公田成子殺孺子茶陽生至齊遂立陽生爲齊侯四年田乞之

止幸於簡公收齊人歌之曰桓公之亂桓公之亂桓公之亂

監止簡公出奔齊桓公之亂桓公之亂桓公之亂桓公之亂

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於平公曰桓公之亂桓公之亂

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  
列於周室紀元十六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年立六年卒子  
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  
○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  
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  
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或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何曰率齊政而  
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  
於亂也○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不能盡父之  
道致其臣陳氏學施於國自不能盡父子之言而不知反求  
不立太子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  
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慈氏  
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  
則臣父則父則子則子可也謂君則君臣父則子則子亦可  
也○通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謹  
其戕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景公問政○

以善政言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為政之本

以信為國

不君不臣不父不子——此亡國之道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平反

片言半言折斷

反

也

氏問半言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

子路忠信明決故言

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於此明決足以昭乎外忠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判

然兩途所謂折也

子路忠信明決故言

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於此明決足以昭乎外忠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本明決者折獄之用

然則人不能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無以斷於臨時

然則人不能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無以斷於臨時

然則人不能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

信則人不忍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

言而記此以見

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

素也

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信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

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

素也

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信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

信已在於未言之前也

素也

○尹氏曰小邾射

射音亦小邾大夫名

以句繹奔魯

句繹音繹

曰使季

路要評我吾無盟矣

千乘

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

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

通鑑

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求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季路要我吾無盟

死其城下可也故不臣而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諸所以全其信也

子路。

以片言折獄言

無有不信

所以取信。此見養之有素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未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

○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

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反躬聖人不以聽訟

爲難而使民無訟爲貴張氏曰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

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默化潛孚若使之耳

訟。

以聽訟信人言

治其未塞其流——非聽訟之聽

以必使無訟言

正其本清其源——以無訟爲貴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

一語錫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若之無倦

以忠者便是事事要着實故集註云○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

要如此者便是事事要着實故集註云○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

行簡之存諸心也○此其本也○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

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

以治民故必少仁言其政之無本以無愛民言其政之不足

於用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

不仁之義矣○子以無倦以忠○蔡子張如是之病也○補氏曰非不敬之誠

矣○曰夫子正與魯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無誠心愛民也

仁兄曰少仁正與魯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無誠心愛民也

○饒氏曰此論爲政之心○不說爲政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

子張曰已熟諳而行之矣○陳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

與忠而行之○其不能盡也○子張多游少實易於始勸終怠故

告之○而

子張問政

以居之無所不存於心

存於心

此亦擊張之失

以居之無所不存於心

發於事

此亦擊張之失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車出

已見雍也篇曰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

通曰誘掖以成之於未成之際

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

其用心不同如此鄭氏曰君子觀人之善猶已之善故開

規戒掩覆以止之○胡氏曰所以成之觀人之惡猶已之惡故開

存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善也君子之所好在於善故

薄以待人亦薄而惟恐人之不善也○黃氏曰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

是惡而亦欲人之善其惡也○黃氏曰小人之所好在於惡故

容養以成其爲善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詆毀使不得成

君子小人。

以君之言

成人之美

所存虛所好善

不成人之惡

用心不同

以小人言

反是

所存實所好惡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

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

此以通行之理言

○胡

氏曰魯自中葉

也

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音叛不正

其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

從前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吳氏曰書曰表正

也表正則影正矣政之義無切於此論語謂康子問政者一

章問惠盜使民各一章夫子答之皆使之反躬自治而已蓋

道理不越如是此外更無別法也

通曰集註釋為政章政字實本於此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

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言以見

民之必不

○胡氏曰季氏竊柄國柄廢子奪嫡民之爲盜固

其所也盜亦反其本邪

俗作

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

嫡事見反

春秋傳

左傳哀公二年

季孫有疾命正當桓子

從已死南孺子之男也

則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告而

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

妻桓生男則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告而

立之南孺子季桓子之

妻桓生男則告公而立之

子有遺言命其國臣曰

南氏生男則以結於君

與大夫而立

夫

魯大夫視之則或殺之矣

乃討之討殺者召正當

正當

正當

非其有者必將取之

爾並可奪也

國政可專也

盜心一萌

乎曰通曰盜子之

不盜其辭婉而意深

矣上三章常通看

不

發正也欲善亦正也

使庚子後其欲利之心

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豈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

變反

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

偃音也也延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

殺月北惡爲善余集注以意謂上之所欲者善非特不待於

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着眼玩味○尹氏曰殺之爲言

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二句見後漢

况於殺乎真氏曰民性本善爲上者以善迪之未有不趨於

篤而已○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特之語然其意蓋相

屬也夫子所答皆向其身而求之○吳氏曰書君陳曰尔惟

風下民惟草風草之論本此康子殺心如火始然

夫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或問達爲所行通達何也

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父母安其孝兄弟睦其友凡

吾之見於行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與吉之將以發

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

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說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已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

達在家必達

天音扶下同好下皆去声

內主忠信質而所行合宜好審於接物察言而卑以自牧

下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

行自無窒礙矣

語錄質直好義便有端笑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低細不至隔礙

人矣語錄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有所不周至聖人

新就事上說到此周得詳密又在此思慮是謂件實就實性上說直

好義則事事處處要得其宜這一項誰是詳細功夫○察人

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發吾之言是步不是今有人自任已  
意說將去更不能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  
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矣夫也夫也夫也夫也夫也夫也夫也  
是自低不做將去總自高便不濟事○饒氏曰質直忠信底  
人固難得但亦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鑒而所行容有不  
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處以下人是一件事子  
張常愛居人上故告  
以謙退詳審之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  
聞行去聲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違背風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  
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疏將去專以大意氣加  
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止殺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  
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字於人者必達情行求名者  
必問此說却好○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  
色專上顏色言色取說得闊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名者  
見於外行者行於已見於外者皆以合於仁檢點施行已處  
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若自居於誠又誰信之○補  
之入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則於實之心猶未盡喪也  
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於實之心猶未盡喪也  
惟其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

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名則名之益日生而進修  
之力日怠矣二一者雖苦相以然所行通達者名者自然諸  
名者若聞者所行夫以通達其實有不通達者名者內有餘  
質對色則一真一段以直對達則一順一逆費直者內有餘  
而外自見色取物而行直者若有一而內一逆費直者內有餘  
昔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若心之所因有若曰可  
而不任內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  
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夫声下同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者大  
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  
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  
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  
况後世乎

聞達不同之別

以聞言

以達言

齊直好義

察言觀色

惠以下人

色取行違

居之不疑

此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

論語十三三

此不務實而專求名之傳

○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慝反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脩者治而去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誌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與平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  
積而不自知矣語錄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

這意思便甲下了所謂崇德者謂德自些子利而愈高也○問先  
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所謂崇德者謂德自些子利而愈高也○問先  
後而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合做底  
事便是天理雖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口循箇天理  
便自崇矣專於治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語錄外

而他人過惡只去自檢點方能自改其惡若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疏了○輔氏曰常情聞之則自觀則猶青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藏匿於心雖有心去知一朝之攻人之惡則於己之惡便掩飾而不觀細治矣

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日人本無惑惟爲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突兀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禍此辨惑者所以樊遲蘧公孫亦非虛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當懲其忿也

所以救其失也得鄙則吝於責已粗則暴戾而不能忍止爲故夫子因其○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病而榮之

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去動者莫如忿忿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

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先師曰自怡其樂與自懲其忿皆崇德而廣業

答異何也曰子張於夸不實惑人故告以次致着矣夫太平日喜怒哀必有過當故告以欲人生死之事與得以致其太

剛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鄙俗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知字去

愛人仁之施

知人知者

去声下文知知

知字去

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知以仁知之用

樊遲未達

曾氏曰

曾氏名成字吉甫何南人

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

疑二者之相悖音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錯舍故反

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唯

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語得每常說仁知一節是隱愛一節

在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直在裏面有知如良而不得

仁愛人知人自相爲用若不論直在一處去愛他也不知

大德唯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義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

後來子貢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

知在首直二何方是串義仁知周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

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率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

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率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

仁也直在專指人而言論衆也謂衆人之直者即下文選於衆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

錯謫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見賢通反

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

理未曉能使枉者直之義言仁

子夏曰富哉言乎

數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一言而該仁知者曰富哉

鄉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選息也亦反問言選遠如字

伊尹湯之相去聲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

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

仁知而言矣選於衆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知所謂兼直者直矣夫子二語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之旨

子之旨選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非知者弗能知者致○程

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

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

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

不知近也

鍾氏曰此章發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如包舍無所不盡則問者遠者亦在其內

直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

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

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

諸子直然後不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反又問矣既問

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通乎人愛人

直錯諸枉能使直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用蓋仁之用率

知仁之中自有知仁義孔知之小自有仁知仁本相爲

知仁又自相爲仁用也

告工毒反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

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語而見疏子傳曰朋友則自辱矣  
日也告者盡此心之誠以誠矣不能盡其善而說以道之恐其  
未能從之若其盡心而後不從然後有止則其止我者猶未便發責  
然生之友之道也○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朋意足終  
人非交之友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  
從容深衷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伸己意  
而開者不許也如此而猶不見省數必取喻知進退者所不  
爲也然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爲不易尔○然  
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善內外皆兼到

友。

忠告

善道

○乃責善之道

○有取辱之幾

不可則止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齊軒蔡氏曰

知之方以友輔仁力行之事○輔氏曰爲仁山已朋友但能  
輔助我以爲仁而已○先師曰人之講學修德皆資於朋友  
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以講仁而力於行  
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爲吾所行之助如此則所謂益友  
手○通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忠告善道  
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講學輔仁之功

君子

以會友言

講學道益明

以知之事

以輔仁言

取善德日進

此行之事

論語卷之十二

論語卷之十三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子路第十三

凡三十章

**通攷**

熊未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九章以後多言孝末二章多言政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

蘇氏曰凡民之行

去聲

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

勞之則雖勤不怨

語錄先是率他故民親其親必先之以孝如循行肝陌勸課農桑之類心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爲先其

行勞之爲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弟

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本末而後之類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母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

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扶

反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張氏曰告以無倦使之教爲乎是以

先勞之勞子路獲又請益則其勇躍之意可見故但告以無

倦所以教其勇躍之失也○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爲之則易

倦故夫子以無倦勉之○況子路勇者易勤終怠尤不容

於終故答其問政皆以無倦告之○子張少誠心故又加之以忠

子路問政

以民之事

身先之 雖勤不怨

無倦

持久之道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衆職也宰兼衆職然事必先之於彼而後考其成功則

已不勞而事畢舉矣○語錄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

他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爲之

之數頗足數他逐一自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

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

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

而政益修矣。

黃氏說曰：先有司一句，是說闕政小過。宰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家臣之長，其爲政之要

當以分任有司爲先。既先有司矣，故有司之小過，政常人可以自勉。宰有司之賢才，故非常之才，可以自見。推此心也，豈但爲季氏宰而已？范氏以爲宰在位之賢才，鮮氏以爲宰未用之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而位不足，稱者固當宰而進之。上位於有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宰有才德者充之。如此方說得宰賢才規模闊大。專說宰有司之賢才，則狹矣。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度反。舍上声。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

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

各親其親，又人不獨親其親。二句不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爲論。

若曰：人各奉其所知之賢才。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

然後不獨奉其所知之賢才。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

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

間爾語錄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

極言之必自知而後率則遺才多矣未必不由此而喪邦也

○誠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仲弓以自已聰明為

聰明故有焉知賢才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故

說宰介所知如人所不知人其舍諸如仲弓之言則局於所知

之有根如聖人之言則未嘗求以盡知自無○范氏曰不先

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賢才率而用之可也○范氏曰不先

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

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為宰氏宰况天下乎○輔氏曰范

勸講之說所以推廣其理以戒明君○范氏曰有司既立則

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事也○范氏曰有

庸人與奸人為無小過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事也

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夫子出矣○吳氏曰仲弓責子貢

由有皆事季氏仲弓子貢其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

由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范氏曰仲弓不能如閔子之

知也嗟乎若淵源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卷之四

已不勞而事畢舉 否則君行臣職

仲弓問政

刑不濫而人心悅

否則下無全人

得其人而政修

否則百職俱廢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乃

其祖

禰乃輒之父也

禰乃輒之父也

禰乃輒之父也

禰乃輒之父也

禰乃輒之父也

曰正名雖爲言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非非也而禰乃輒之父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達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莫氏曰孔莫大於分

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

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爲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言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揚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

成集註於正名各不不正凡二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素此云各不不當其實又云以考其實蓋各當其實則各正名矣

則名不正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各最緊切

得却教他取火夾此便是言不順如何無事成轉以良渾

父以父為賊是多不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吳氏曰

各正言順即下文禮樂之本名正禮也言順樂也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中音去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

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

罰不中語錄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

事上而却無道理了論其禮樂○大凡事頗難之

以禮知之以樂事若不成則刑樂與安自與禮樂不與則元  
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頌則曰吳氏曰此刑樂非玉帛鐘  
鼓之謂事也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  
事不成刑罰之謂也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  
則刑罰之謂也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  
而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洞屬事情雖治於外而此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是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  
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

名指名之言失指

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謂事之苟

不可行言謂行事之

不中止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反說名之必可

行言謂行事之

而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反說名之必可

行言謂行事之

成此是正言無所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

胡氏

氏曰凡事皆有各不順其條必无往而不苟且矣○

胡氏

曰衛世子蒯反苦怪瞋反五怪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

而山奔左公將定公十四年蒯瞋過宋野夫人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

求子猶止蒯南子益歸吾文綴文老也

而朝少君少君

子羞之謂戲許宜反陽速曰太子家臣從我而朝少君少君

而朝少君少君

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諸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  
不進夫人見其色而而走曰蒯瞶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  
臺太子奔宋靈公欲立公子郢公次子及靈郢辭公卒夫人立

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郢以拒蒯瞶左傳哀公二年初蒯侯

公曰余無子蒯瞶將立女對曰郢不足以為厚在郢君其改

圖蒯瞶之意不同且君命公子郢曰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

月亡人之子雖在乃立君命公子郢曰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

瞶欲殺母得罪於父而得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

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事之本

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

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

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去聲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

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結語問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

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此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

後立到之事可議也曰此說得之但聖人之措亦必有非常

設若衛君無用孔子孔子以為之則此說亦可通矣曰此

人必不肯出。此政方之。若無有。意。政。則。夫。子。須。先。  
與。所。約。如。此。政。方。之。若。無。有。意。政。則。夫。子。須。先。  
矣。○子。路。爲。人。想。於。禮。義。然。多。未。達。各。下。山。南。使。不。是。子。孔。  
裡。即。出。公。之。黨。然。不。以。出。公。爲。非。故。其。事。體。自。以。爲。善。而。爲。  
之。而。不。知。其。非。義。義。正。可。爲。萬。山。綱。常。作。主。使。臣。賊。子。所。  
氏。說。蓋。以。其。辭。義。正。可。爲。萬。山。綱。常。作。主。使。臣。賊。子。所。  
所。警。懼。故。特。若。之。若。眞。欲。行。此。道。是。孔。子。爲。綱。常。出。  
雖。而。有。權。力。備。靈。公。初。死。轉。未。立。之。時。爲。之。則。可。

爲政



名不正

言不順。以非今日之急務

事不成

禮樂不興

刑罰不中。實乃爲政之通弊

民無所措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

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

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關之已。誠拒之矣。

孟子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此小人是位而言者下文陳註云此義

指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之事有小人上推廣而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耕去声夫音扶稼居丈反焉於虔反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

各以其類而應也禮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

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

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能之

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彼其疑則不能以三隅

反矣故不復其又反及其既出則懷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

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二不意

有在也。解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爲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黃氏曰：貧而爲老，國之事亦未爲過者。樊遲之志，豈亦有爲諸行？之說者，而慕之哉？故夫子以大人之事故告之。

請益

吾其如老嫗

必恭所聞

請益

必恭所聞

吾其如老嫗

# 大小之事

必恭所聞

上好禮

上好義

民莫敢不敬

上好信

民莫敢不用情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使去聲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聲，去論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

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其所言於事，物之理，莫不具載，其情合事理之正，則可知風俗之盛。

政治之得其情背事理之正則可知風俗之變或治之太故  
 平則不至於詩長於風諭則人易曉或謂詩而有得則知人  
 誦之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奸有惡惡議詩而有得則知人  
 情之所好者在甚處所惡者在甚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  
 必能順民之所好而違其所惡其政无不善矣是之謂達詩  
 之言辭多宜曲風諭而不直致使其政无不善矣是之謂達詩  
 才委棄則流於弱而取侮於人才剛直則又恐發怒而貽禍  
 於國若龍善其辭命如正得休不辱君命非謂詩而有得於  
 詩人命辭之體者不能自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  
 介使助之為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有介正使不能答則  
 與傳對非誦詩時更思量要如此誦詩而有  
 得則自然有如此效詩以用為有以誦詩而有  
 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  
 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書義程子曰今人不曾讀書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誦詩後須達於政能專對於是  
 讀詩未讀二南時一以而掩到讀後便不而掩方是有驗大  
 世讀書只是此法○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誦用  
 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事也明理而不達諸用章句之末  
 焉也子則詩在晚年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  
 無幾特體正之以系於風雅頌之末云尔○通曰習溫柔敦  
 厚之教者必能為慈祥宣弟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言要  
 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爻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而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舉詩以例其餘尔

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必達  
使四方必能專對  
不能從政專對

使事章句而無用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鏡氏曰身正足身教今不遇言教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詖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嘆之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卒之哀公孫于越而死于越山公奔宋而亦死于越其不相遠如此

以前日明

魯乃周公之後

○本兄弟之國

今日觀

魯乃哀公之時  
衛乃出公之時

皆襄亂之政

論語十三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坐五反累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

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由合而完由完而美

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揚氏曰

欲易足而有節苟無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揚氏曰

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輔氏曰居室務爲全美是

生失之則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去

足故也揚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盡美之意不見其常

人居室不極其華麗則牆壁倒全不埋會子荆自合而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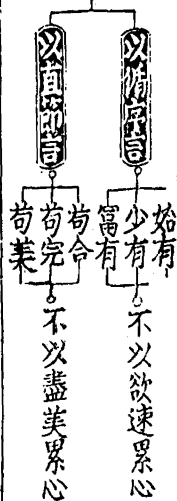
而美備一事有亭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累其心莊子之

○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裕理出祿之家多怙侈其勢然

也則爲備之公子善於居室而未始

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也

公子荆居室



○子適衛甯有僕

僕御車也

子曰庶矣哉

庶衆也

甯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去以爲之說氏曰

耕之田孟子所謂百畝之丘勿奪其時是也田出穀粟出布帛

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塙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出布帛

有不與二者富之道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薄賦斂則衣食無所出如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

重傳雅拜老宗我子莫不受學

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三才之理

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明帝紀三老請李躬年耆孝

明王更謂桓榮授帝尚書也辟雍天子之學有三老五更皆

高子大孝謂堂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師坐東廂遣使者

安車迎三老五更安車坐東之車以蒲裏輪令老者坐而安

積也天子迎于門外交禮報拜也道自階階三老升自賓階

至階天子迎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

袒割牲執醬而饌執爵而醕皆祝辭也祝辭在前祝辭在後

老人食多饌饌而後置人於前後祝之使不數語也五更南面

三公進爵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

也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

為步聖至此罷更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肅召天下

師考慈以為掌書有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

以宋常生通一經者得署吏曹李舍千二百員諸生員至

三千二百員自公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能通一經者

入貢限四方秀艾挾策負素金去聲集京師文治煥于貴友

勃興於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群酋長並遣子弟入

方履聞闕秋秋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教亦至矣此下總然

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於政

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生民司牧之寄

以庶矣言

雞犬相聞聲聞四境

猶有當加

以富矣言

制田里薄稅斂

此無以加

以教矣言

立學校明禮義

○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其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布也有成治法功

成也語錄聖人爲政一年之問想見已前不好底事都革得

許多不善底事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乃可有成此○張

氏曰其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成然三年乃可有成此○張

其月所立之規也○通鑑曰期月而可謂興衰發亂綱紀

也充之而已矣○程復心曰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

去殺善人之效必世而後仁則聖人之效百年而成○尹氏曰孔

子數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父記此蓋爲去衛靈公

不能用而發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時之言而世

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其言非嘗試而後之也○魯國委

已而所之地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之夾谷

之會攝行相礼。齊人遂歸魯侵疆。又爲司寇粥羔豚弗飾賣。男女行者別於塗。每用輒效如此。况委國而所之。至於三年之久哉。○通曰。夫子言。用我者二。一爲國不能。用一爲魯不能用。即此并可見魯庸之政。兄弟矣。

爲治久速之效

○夫政也

三年有成。治功成。

此聖人見用之效

○夫政也

三年有成。治功成。

此善人爲邦之效

○夫政也

三年有成。治功成。

此王者受命之效

也。○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殘去殺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

殺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

程子曰。漢自高惠至于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措。庶乎其

近之矣。○語錄問集。注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人之

來動之。斯和教之。不慈利之。不肅民日。近善而不知爲之者。此聖人善人定。是未便得如此。然他做百年工夫。未積累到

此自是亦能使人興於善而不陷刑辟如文景義致刑措豈不  
勝殘去殺。鍾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殘暴去殺  
是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殺推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  
謂之亦可者微寓不足之意故有未能必其殘果盡勝殺果  
盡去之意蓋亦所謂錢政刑措者也善人力  
○尹氏曰勝殘  
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此三句若夫  
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待百年即一止此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說文三十年爲一

仁謂教化浹反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

興即其效也語錄自己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自

徹。或問所謂仁者以其大聖流行融浹而無一物之

不修也幸一出而言周無人之不修也人而言又無一

事之不修也幸一出而言周無人之不修也人而言又無一

仁字是致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以當之。薛氏曰此

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不貫徹底意思以當之。薛氏曰此

於善知人一身之間生意其微四時百穀六氣無少廢一

謂之仁且如堯舜之出固廷稱民其變則三仁可共道

未即工。亦是堯舜之化未貫物象必三苗既伐然後東  
漸而後朔南暨聲教無廢不貫於方是堯舜致治之仁。○或

問三年必世遠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結度紀綱

有成而化行也漸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決於肌膚淪

於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張氏曰

由於仁非仁心涵養之深三政重問之必莫能然也此則非

善人所能及矣。○通曰陽處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而殺之

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

無一人非天理之融徹無一處非天理之流通故曰仁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

人何

語錄問此章與第六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何異而復出之曰是氏以爲此章專爲臣而發理或然也

○從政是大大事夫子此言蓋爲大夫而發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

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與去聲

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其廷朝之朝見君曰朝故

亦曰朝借禮之見季氏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

朝之言之則大曰政私之事曰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

與音與音同又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

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

言也者而留之同一文勢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

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

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

中依晉書以望昭陵后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侍陛下不能

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微同升徵熟視曰臣侍陛下不能

因見之矣其所以正名分

矣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自有大政

仕季氏無能改於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

年爲告老之生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曰陳康子使

非有問曰子爲臣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朝家政事之別

公家之別

私宰家事 家臣之所得聞

此不可以不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

見小雅楚茨篇

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

必期其效

詩幾音機

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

易去聲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二事

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爲

去聲定公言

故不及臣也

臣不再括又爲一句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

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声下同祭音洛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曰驕而臣曰

諂

丑險反

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

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諛諂面諛之大至矣邦未必遽

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

之胡氏曰幾精說或以爲近或以爲微近與不幾乎之義同

也謝氏曰幾其幾之幾不協微則其義皆不可不識故不可從

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以知之則又似以幾訓幾終取之皆豈

善但其大旨有所發明故○饒氏曰以幾訓幾而引詩爲證固

期不幾之幾訓則意曉然矣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

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興邦也

亦不可又如看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

可故又分兩股說一輕一重之別斟酌分量不令分毫有自

一言興邦

以典以言

知爲君之難必敬謹以待之有嬰之幾

以喪邦言

唯其言而遂  
譏諷而諛矣。有夢之幾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

反形旬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悅說

紅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曰吳氏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也曰葉公其茂答臣或曰不待贅言使其兩國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接衡輩交糞之累公雖能聞而不能相与反復也豈不惜夫先師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獨於民而求其說也哉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皆不拂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  
遠者聞其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

以沂者言

被其澤則說

葉公問政。

以表著言

聞其風則來其效如此

以遠并焉

近訴則遠來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敝音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反不達見小者之

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張氏曰發速則心期於成而所爲必苟故反不達見

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謀故反害大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序事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

而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雖要

速成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程子曰子

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

己之事告之○過於高者察之以誠察不及而近小者察之以

言辭○子夏之失然天下後世皆可以爲法也漢以來爲政者皆未免欲速見小利之病○

問政

○孟子

無欲速無見小利一戒其近小

○皆切己之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

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爲去聲

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

氏曰隱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於理順邪

俗作

瞽

殺父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莊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

以直不直何暇計哉或問父子相隱之說曰邢氏引律大功

爲得此意蓋乎其推言之此謂說或本乎情或本乎理各有

不同今試以身處之則所謂情者蓋可作而易見所謂理者

近於泥而不切然依徇夫易見之近情而不變之以至正之

公理則人情之或邪或正初無準則若之何必順此而皆可

論語十三

可以爲直邪苟順其情而皆可以謂之直則霍光之夫婦相爭  
曲矣而可乎○周公之兄弟石碣之父子皆弗其情而反陷於  
直之常也○父爲子隱子爲父隱雖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指  
以爲直也○如季子自脩而祿在其中亦然蓋直躬人之細指  
父子人之大倫伸一已之細行傷人倫之大倫非天理也○父  
子主恩委曲不失其爲直也○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  
理而行才不失其爲直也○饒氏曰○父子主恩於理當相  
情亦當相隱故只是順天理合人情而直在其中若隱於  
相証則天理人情兩有所乖何取其爲直哉○註順理爲直是  
義理受親之心勝是義情○陳氏曰○父當爲子隱而不見於人  
殺子乎如何曰○語父家之私事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可執一  
除亂國之大事事主義故見君而不見其子道理不可執一  
當在父子則父子重當在君臣則君臣重爲子止孝爲臣止  
忠地位各不同也○吳氏曰○五天堯也○父子之親又天理之  
大者也○二者相礙則屈直以伸親親非不貴乎直也○當是時父  
子之情勝而直不直固有不知也○陳司敗以隱君之惡爲  
黨葉公以隱父之惡爲直徒知有己之爲公黨之爲私而君臣  
之義父子之親乃有不察微夫子  
則一偏一曲之說起而仁義塞矣

直

以葉公之直言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於理不順

以孔子之直言

父爲子隱子爲父隱情理之至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形

反

於外敬主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

其固守而勿失也

語錄發

於外者此主於中者技大蓋必充

密恭氣象闊太敬意思卑屈恭意思尊嚴○陳氏曰敬工夫知

此心無所作為只可於容貌上著工夫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

要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為事便幽莽所以著箇敬至天人物

而此心頭體人無已不可容些虧缺所以著箇忠○天人物

則此心頭體人無已不可容些虧缺所以著箇忠○天人物

人時能盡此心而無所虧缺則仁便在與人上若能常如此

章之夷狄而不棄此仁便無間斷先師曰此與答仲弓問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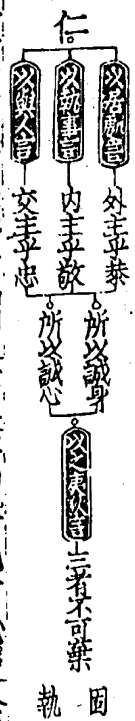
執事敬表裏忠恕又能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何所容而仁

是哉○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通○只程曰徹上徹下言

徹下是無精粗本末只是一理○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

辟反○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陳氏曰徹上

皆足此理。小則幾進可用。大則堯舜不過。胡氏曰：聖人之言，實徹上下。此數言自始。孝至成德，皆不過如此。近而辟盜，於一身遠而治平，乎天下。不外乎此。皆是徹上徹下。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難。父之愛人，其最後乎？語錄：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語，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乎？平至先難，人則又以其發於外者言之。饒氏曰：即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於愛人，又是從其敬忠上發出去。○龍軒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隨化而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去聲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使不辱命子貢曰：

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於能言而已蓋以行已有恥爲本也。語錄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命。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語錄去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

此有孝弟爲本立故爲其次語錄孝弟豈

人而聖人未以爲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於人之用不能賣其財而向之良心也。饒氏曰行已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弟固是行之人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而又照其能故以爲士之次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

以爲次矣行去聲經苦耕反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

克用反

者小人言其識量法之淺狹

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

言義不復扶又

可爲士矣或問硜然

爲士者其識量雖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雖硜然與義相遠尚觀之人則不可謂曰語錄。馬氏曰信不

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於所應有  
所成者所成者必信行必果孟子謂之小人雖於自守而不可轉移  
狹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交反  
算亦作筭  
悉亂反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去聲名容十

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上聲也子貢之

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為皎皎

之行去聲聞於人者亦未見的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語

問程子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是如此否曰子貢平日雖有

此意思然這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衆見行已有恥使不辱

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文凡此節文皆是要向平實處做

工夫每問皆下到下而問今之從政者却問得子聖人便去

他截斷○通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為上者行其本

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而才足以有為其本末俱有可觀

其次則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獨

不失為白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子貢問士。

以爲難也

行已有恥爲士不辱

以爲難也

此言修己之事

以爲難也

宗族鄉黨尊敬

以爲難也

以爲難也

言必信行必果

以爲難也

乃鄙細之爲

以爲難也

斗筲之器量

以爲難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仁道也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也狂者志極高而行去

下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過語錄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

行不顧言如說得十分只行得五十分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

而致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

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狂者之志節而

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語錄謹厚者之志節

益於事故有取於狂狷者又各隨其於一偏中而致之有狂者之意而所爲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過激此極有得之

人。○鏡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爲激厲者裁抑狂者  
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激厲者裁抑是不及激厲者知未及  
使是不及激厲者知未及激厲者知未及激厲者知未及  
近道○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狂者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  
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鏡氏曰狂者又不  
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猶也是又其次也○鏡氏  
者○鏡氏曰狂者自是矜聖人所以與之者以狂者有進  
取之志猶者不爲非理之事雖有病憂亦有好憂尚可以教以  
中道若其進退者只是怕事與人雖不知惡亦不足與爲善  
反不若狂者之可取也○鏡氏曰直取進而不爲以取於善也  
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猶者行之過而知不及得聖人裁抑  
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猶者致知以明之  
而其守不然而則中道庶乎可得矣

# 聖人設教

以不得道言  
以不得道言

中行之士兼有志節  
狂者進取能有其志  
猶者不爲能有其節  
不可必得  
猶可裁激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天施

登反夫音投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

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語錄恒字占一作恒其說象

一隻雁下頭生靠岸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語錄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饒氏曰承字如儀

禮記曰△師工此承多福于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姤又加子曰以別

必列

易文也其意葉詳張氏曰不占謂

占火而可知也先師曰不占如易所謂不楊氏曰君子於易

苟玩其占聲平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

已矣意亦略通

語錄不占而已此只是不占之意○通曰易爲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此恒卦

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恒之患皆由平日不占而已矣○  
先師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  
以無恒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此至之意張氏曰和者如於

於相調為不苟同其然則不能阿比○愚氏曰和如和美異味

公私不同為一也同如雷同聲而無分別也和為同近似而

泰之類夫子曰○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

利安得而和○或問君子之和不乃以利害為爭奪安得而

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相安而守正相安而無時與之

風小人也此二者相安而守正相安而無時與之

之隱微自占今如此一出氣王曰章富范公上君子論小人情狀

至失色而卒未嘗失和氣王曰章富范公上君子論小人情狀

話中說小人有幾種理足以致小人哉是定以具器量淺狹故謂

之類小人比而不周繫而不索和而不同則夫察則溫長威嚴

底故每每托望君子反說

君子小人

無乖矣不阿比 故和而不同  
多阿比易乖矣 故同而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惡之好惡皆去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去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流合汙之人鄉人皆好惡之是說出矣惡之人故皆以爲未可推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以其人之賢也○貢氏曰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所制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自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鄉人若也好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惟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

曰不知知人之皆惡之問月井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後爲者其誠良厚者致其其雖小人趨向之罪亦必以先生爲君子則不善者曷嘗惡之耶

### 鄉人好惡

以未可若言

人皆好之人皆惡之或各以類

以不如言

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一方見其實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易去言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公故道說小

人之心私而刻私故易說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馬

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周大夫之得政者而言曰饒氏曰

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

備是難事○輔氏曰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己觀人求全責備

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君子小人

君子

小人

以所說言

非直不說一所以因

天理之存

以所說言

使人器之一所以因

以所說言

非直亦說一所以因

以所說言

使人求備一所以因

人欲之蔽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張氏曰泰者

樂而意氣盛也驕則句由泰泰者驕之有然而不能不

拘迫也此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子推

理是所當貴安舒意得志滿無入而不自得故常舒泰小人

惟欲之逞貪求苟取意得志滿無入而不自得故常驕

驕與泰相反以泰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於驕對言則泰者

字朱子謂以泰之精如此。倪氏曰此以泰與驕合言則泰

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後肆各隨其肯綮之可也

君子小人

君子循理

常安舒

泰而不驕

不矜肆

小人逞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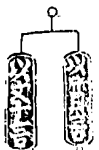
反是

驕而不泰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語錄剛是  
不執不屈毅却有奮發作剛氣象○黃氏曰剛強易毀堅忍  
○周氏曰剛毅則有生氣不己之意才訥則無巧言多飾之  
資故於仁為近迭非論其間孝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  
之近若合於仁矣夫木可以為器然合於中而不著於外其  
雅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於中而不著於外其  
屈於物欲固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  
不至於外馳固木訥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也其  
若資質之美則拘於一偏而巳○王太約言之周及仁為近由孝  
者言之必無其全體可也○王太約言之周及仁為近由孝  
木無冷色訥無巧言○師曰反觀之則素所草木之遠於仁  
可知矣○通曰四者大質之近仁  
者也加以孝力則不止於近矣

近仁



木訥

質之近乎仁

程子說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悃悃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悃悃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悃悃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

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則易弟切悃

朋友有善柔之損朋友怡怡則故又別反必列而言之或問切

告懇切而不揚其過悃悃者勸勉詳懇而不強其從二子曰皆

有患愛之誠而無助計之害○語錄懇到而有苦切之意然一

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知語錄懇到而有苦切之意然一

之意○聖人見子路有粗暴底氣象故告之以此又恐子路

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悃悃怡怡兄弟則怡怡聖

人之言是地密○饒氏曰切切悃悃怡怡兄弟則怡怡聖

物言士之爲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竟軒然

氏曰黃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良有四士爲之先謂之士者

議可貴止士之爲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耶則由

以朋友之者不過於行已事君入孝出悌言信行果與大夫兄弟

所告諸師友之所謂之士者格是向急焉後出則不然矣兄之

大端不嚴講也如是則謂之士其果可以當此名耶謂之可

貴未見其  
甚可貴也

爲士。

以明令言

切切

恩恩

無害柔之損

以兄弟言

怡怡

免賊恩之禍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

去聲務農講武之法

○金

數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義上死長之義其日習於金

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即戎

爲邦之善人天資善之人也教民不其善教之善教民知重本足食

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善教民知重本足食

足身皆即我之本也亦可者僅可之辭先師曰善人有忠愛

惻怛之心而其教民又盡本末庶幾之法孝弟忠信本也務

必七年而後可即戎其可易言哉

○程子曰七年云者

聖人度時

反

其時可矣

小國七年之類是當思其作為如何乃在益馬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

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在益焉氏曰古之教  
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者成之節也如稱其月三  
年百年一出以國五年作小國七年之弱是皆以其勢之大小  
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億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  
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改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  
雖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戰也○  
韓氏曰政論其作爲只前論底使果其月而紀綱布三年  
而政化行一山而教化浚洽此是聖人作爲久近之效七年  
而可以即我比之二年而在勇知方者有問百年而可以勝  
殘去殺比之必出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爲久近之效  
○通曰教民本非爲即我而設教之之深亦可以即我矣

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在益焉氏曰古之教成教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者成之節也如稱其月三年百年一出以國五年小國七年之弱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時之遲速而言非億度也亦可以云者若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戰也○  
而政化行一山而數化矣此是聖人作爲久近之效七年而可以即我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問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也而仁者遠其此是善人作爲久近之效○  
○通曰教民本非爲即我而設教之之深亦可以即我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存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或曰

吳氏曰白虎通云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爲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就農使罷亦如之若成藏告入教孝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馬氏曰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蓋本諸此發明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也

教戰

以教而後戰言

以不教而戰言

知親其上

知死其長

必有敗亡

可以即戎

是謂棄之

論語卷之十三